

羅光著

利瑪竇傳

光啟出版社發行



利瑪竇傳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十月臺初版
公元一九六〇

本社內政部登記證內警臺業字第三〇八號

作者	羅光
准印者	台中教區監牧蔡文興
發行者	鄭聖冲
出版者	光啓出版社
校對者	于士鐸
經售處	總社——台中市忠孝路一九七號 分社——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十八巷三街三號
台北	華明書局——中山北路一段四號
高雄	華明書局——大公路二十九號
澳門	利瑪竇會院——崗頂前地一號
香港	沙勿略院——亞皆老街一六七號
新嘉坡	真理學會——干諾道中十五號
馬尼刺	天主教南洋教務促進會——新嘉坡(七)奎因街二二五號 B
承印者	光啓哲學院——P.O.B.1815, Manila
定價	中台印刷廠 台中市公園路三十七號 新台幣拾肆元正

羅光著

利瑪竇傳

光啓出版社
發行

MATTEO RICCI

by Msgr. LO KUANG

進教之佑

此書謹獻於

序

十年前，我寫了陸徵祥傳。當時有人批評這種傳記體裁，不合中國文體，中國以往只有行傳和年譜；而且作者對於民國歷史的認識，不夠寫陸徵祥傳。

這兩種批評，我認爲都對；但是並不能因此便以爲一筆抹殺了我所寫的傳記。

我所寫的傳記是今日世界的一種文學體裁。

中國以往的行傳和年譜，當然具有歷史價值；但是行傳過短，年譜過簡，對於一個人的思想和人格不能完全表達出來。歐美的傳記，則以一個人的生平，分章敘述，對於他的性情嗜好，言語行事，思想學識，都有適當的說明，因此這個人的性格，活躍紙上，這個人整個的一生，都爲人所認識。

福音四傳，可以作爲歐美傳記的始祖；後代聖人的傳記，便造成歐美傳記的體裁。但是傳記之成爲文學，則爲近代歐美文學界的新收穫。

文學的傳記與歷史的傳記作法不同，結果也互異。歷史的傳記注重考據，凡是和所傳的人有關係的文獻資料，必徵引無遺。這類的文章，只有志同道合的人纔會感到興趣，一般的讀者必定要覺得枯燥無味。文學的傳記則能引人入勝，而且還具有感召的力量，使人因景仰

傳中的人格，油然而仿效的心情。

一本傳記欲引人入勝，不只是文筆要通順暢達，描寫要活潑生動。而且結構也要嚴謹。爲使結構嚴謹，則在歷史材料方面，要有很精密的選擇。梁任公曾教人寫傳記文的作法：『凡足以表個性之言動，雖小必敘；凡不足以表個性之言動，雖大必棄。做一個人的行傳，將他一生事業胡亂寫出，是不行的。』（梁啟超，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中華書局，民十五年）

在一本文學傳記中，不必包括所傳的人，一生所有的事業。例如於今兩本著名的耶穌基督傳，一本爲義大利文豪巴彼尼（Papini）所著；一本爲法國文豪莫里雅克（Mauriac）所著，福音四傳所記的史實，幾乎有三分之一，沒有列入這兩本書內。

寫文學傳記，應以史實爲根據，該盡量收集所傳的人物有關的史料，但是不能和寫歷史一樣，把這些史料，按照年月先後和性質的種類，都錄入傳內。

寫文學傳記的作者，雖然該愛歷史，該研究歷史；但不能是歷史專家。

然而文學傳記的作者，也不能是小說專家。文學傳記作者，應有小說家的觀察力和描寫力，但是不能和小說家一樣專用想像。文學傳記中所說的，句句都應該有史實作根據。文學傳記作者可以剪裁史實，但不能虛構。最近很流行的奧斯勒（Oursler）著的耶穌傳（王械王鎮國譯），便不是純粹的傳記，已近於小說。

我以這種體裁寫利瑪竇傳，已是第六冊傳記了。

近幾年來，因着每天聽到大陸聖教會所受的摧殘，很使我爲大陸教會同仁提心吊膽；同時也引起我緬懷創立中華傳教事業的先賢。我既作徐光啓傳，便不能不寫利瑪竇傳。

利瑪竇的偉大，不在於灌輸西學，不在於精通中文，乃是在於他能克己，能勇進，能識時，另外是在於他愛主心切，不求榮己，只求榮主。

希望利子於今天，垂念中國大陸的聖教會，這是他一生汗血的遺產，祈求天主，不讓共魔把這份珍貴的遺產，像他們挖祖墳一樣都挖光了！

一九五九年二月露德聖母節羅光序於羅馬

利瑪竇傳

羅光著

目錄

一、瑪崇拉達	一三
二、少年求學	一七
三、進耶穌會	二一
四、派往臥亞	二七
五、傳教司鐸	三一
六、調赴澳門	三六
七、定居肇慶	四一
八、山海輿圖	四六
九、獨撐危局	五二
十、定居韶州	五九
十一、韶州順逆	六三

十二、儒服儒名	六八
十三、南京被逐	七三
十四、南昌交遊	七八
十五、試往北京	八四
十六、南京開教	九〇
十七、南京講學	九五
十八、再上北京	一〇二
十九、馬堂擋路	一〇七
二〇、獻呈貢物	一一六
二一、移居賓館	一二二
二二、安居北京	一三〇
二三、意氣相投	一三五
二四、良友臂助	一三九
二五、莫逆之交	一四八
二六、灌輸西學	一五七

二七、著書傳教·····	一六八
二八、教務發達·····	一八二
二九、困難重重·····	一九三
三〇、中華教史·····	二一〇
三一、鞠躬盡瘁·····	二一九
三二、賜葬北京·····	二二七

一 瑪柴拉達

一九五二年十月，我由羅馬搭火車，往瑪柴拉達(Macerata)。瑪柴拉達位於義大利中部之東，火車線沿途風景非常優美，峯巒重疊，樹木青鬱，麥田和葡萄林相連，青溪蜿蜒如蛇。小城盤結峯端，山路時隱時現。

瑪柴拉達城位居小山之巔，青綠樹林中遙見古式的鐘樓。半山則見新式樓房。抵火車站，再乘汽車登山入城。環城馬路沿城牆而行，城牆古香古色，城門石塊黝黑，一切都是數百年前的舊物。城內大街小巷，隨着山勢上下，沒有一條平坦的直路，城中心區，有省市兩政府，省議會，大學，還有幾座中古式的高樓大廈，城中的居民，現今只有三萬人，然而街市則有都市的氣概，不似鄉間市鎮。

百年前，瑪柴拉達曾為義大利中部的一座名城。城中駐有教皇國馬爾加區(Marche)的行政長官，設有高等法院，有教皇國造幣廠。又有創始於一二九〇年的大學。

但自一八七〇年教皇國被義大利國吞併之後，全國各處新興的工商業城市，遠駕農產區的都市以上，瑪柴拉達城便成了一座舊式的省會，所出乎衆的是人民尚保存着古代簡樸誠實的遺風。馬爾加區的樸素美風，曾蒙天主聖母的賞識，聖母在納匝肋的聖屋，不是被天神遷

在瑪柴拉達附近的勞來達（Loreto）嗎。

我那次去瑪柴拉達，是爲紀念利瑪竇誕辰的四百週年。瑪柴拉達全城的大街小巷貼滿了四百週年紀念的傳單。

四百年前，利瑪竇生在這座城裏。他出生的舊屋現今已不在，利氏的後人現今尙住在城內，仍舊是城中的望族，他們所住的房屋，雖是一座古式的高樓，但是，建築在利瑪竇去世以後。

利瑪竇少年時代的遺跡，保留至今的，只有他少年讀書的學校。這座學校當日爲耶穌會士所主辦，如今已充作政府的產業，作爲一個學會的會館。會館裏，設有規模很小的利瑪竇紀念室。室內塑有利子在北平的墓碑。

在城內的省議會廳，我作了三天的講演。大廳四壁，懸掛本省古今名人的畫像。在畫像中有利瑪竇的油畫像。畫像下寫着：『瑪竇，利啓，瑪柴拉達人氏，耶穌會士中第一人傳福音於中國者，逝世於降生後一六一〇年，享年六十。』

翻開瑪柴拉達城的志書，立即可以發現在教皇國未被吞併前，瑪柴拉達城內的宗教事業非常發達。當一八一〇年，拿破崙第二次吞併教皇國時，瑪柴拉達城內有大小教堂五十座，拿破崙軍隊入城，把城內教堂，除本堂外，盡數封閉。一八六一年，義大利軍隊入瑪柴拉達

城，又將一些教堂沒收。但是近數十年來，城內新建本堂聖堂十餘座，今全城共有大小教堂三十二座。①

瑪柴拉達城內的男女修會在二百年前，會院星羅棋布，然而經過一七九八年和一八一〇年拿破崙兵亂，又經過一八六一年義大利政府的沒收，男修院被毀者共十七所，女修院被毀者共十所。

現在城內所存的修院有男修院三所，女修院七所。②

耶穌會士第一位踏進瑪柴拉達城的，為奧里委神父（P. Oliver Manare），時在一五五四年。後兩年耶，穌會祖聖依納爵選派三位會士來瑪柴拉達城內講道。一五六一年五月十七日，十三位耶穌會士來此，正式創立會院，開設學校。一五六五年，耶穌會士接管聖若翰堂，（這座聖堂至今仍舊存在，作者曾在堂內舉祭，講道。）但是當一七七三年耶穌會被解散時，耶穌會在瑪柴拉達城內的事業完全停頓。學校成為大學圖書館，聖堂改為本堂。

瑪城的大學，創立於一二九〇年。同年教宗尼各老第四世；准在瑪柴拉達城設立法律專

● Otello Gentili, *Maceruta Sacra*, Recanati, 1947, pp. 105-191.

● Otello Gentili, *Maceruta Sacra*, pp. 201-243.